老画家的乡情

□ 育 之

乡情是什么? 是行走在家 乡小路的感觉,是童年与小伙 伴玩耍的记忆,是母亲烹调的 家乡菜味道,是终生难忘亲切 的乡音回响……

著名连环画家贺友直先生 对于家乡的情感,从他常挂在 嘴边的话中可以体现:"我是正 宗新碶头人,1937年新碶小学毕 业的。我非常喜欢画家乡的东 西,家乡的东西很熟悉,我眼睛一 闭就背得出来。'

1922年11月21日,贺友直 出生于上海,五岁丧母,后托养 在家乡的姑妈家,姑妈视他为 己出,他重新获得了母爱,给他 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欢乐。1931 年他被送到了父亲身边,并在 当地读书。1934年因其父失 业,无奈贺友直又回到了家乡 新碶,并在新碶小学就读,1937 年小学毕业。1938年随大叔赴 沪学生意后,期间除抗战回家 教书及被抓壮丁当兵,就一直 定居在上海。

在贺友直儿童时期,生活 在家乡的欢乐时光,给他烙下 了深刻印记,所以他一直对家 乡有一种情结。儿时在家乡的 经历,很大程度地对他的美术 成材起到了启蒙。在姑妈家的 宁式眠床上睡觉长大,床铺上 描绘的戏文人物、雕刻的花鸟 虫鱼,让他百看不厌,并在幼小 的心灵埋下了绘画的种子。后 来在新碶小学念书,校舍设在 关帝庙里,庙里有一个戏台,戏 台上绘有精彩的三国故事彩 绘,把他给迷住了,成了他习画 范本,一有兴趣就画,无师自通 地激活了美术天赋。

1998年,贺友直位于新碶 的祖居要拆迁了,按政策规定 可得到一笔拆迁补偿款。他与 妻子商量后,决定在离原祖居 近50米的地方买一套二居室商 品房,一间做卧室一间做画 室。2001年3月,贺友直住进 了位于新碶街道珍宝公寓自己 的新家,他还诙谐地说在家乡 新碶有了自己的"别野"了,显 得十分高兴。

在一次活动中,贺老心有 感慨地说:"如果说我有条件的 话,我还想画老的新碶镇。新碶 镇把我养育大,我有这个能力也 有这个责任画新碶老街。"新碶街 道领导在知道了贺老的心愿后, 提出了新碶街道文化探源工程计 划,贺友直的新碶老街民俗风情 组画创作被列入其中。

2003年的夏天,耄耋之年的 贺老回到家乡,盛夏酷暑又逢"非 典"期间,应新碶街道之邀在珍宝 公寓自己的新家,正式开始创 作《新碶老街风情录》。

对于创作《新碶老街风情 录》,他感慨地说:"家乡的东西 我很熟悉,比如'凉亭'我读书 的地方, '车坝'我经常看, '新 碶头'的碶我经常走过。不管 我多大年纪,离开家乡多长的 时间,我没有忘记我是北仑人, 尤其我没有忘记我是新碶人。

这正是他创作的激情所在。

在创作期间,为忠实于历 史原貌,数次召集了与贺老年 龄相仿的老街坊进行座谈,这 其中有老店主如"虞源顺油车 行"虞岳萱先生、"新启裕南货 店"陈震德先生等,他们一起帮 助贺老回忆过去的街景市面, 有的还动手画出街两旁店铺平 面图等,为顺利创作《新碶老街 风情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弥 补了贺老不熟悉的地方以及史 实材料不足的缺憾。

经过半年多时间,贺友直 将他七十年前记忆中新碶老街 的新碶头、凉亭、坝头、行号、油 车、市日、谢年、唱新闻、过年、 行会等旧时场景,真实细腻地 呈现在画卷上。既有对场景风 物的描绘,又有对这一旧迹的 文字记述,生动地展现了新碶 老街的历史风貌和当年的民俗 风情,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贺老为新碶的文化建设作出了 巨大贡献,也为家乡的人们留 下一笔宝贵文化财富。十幅组 画表现的家乡景物全凭贺友直 少年时代的记忆,老人对家乡 的感情和清晰的记忆,让许多 人惊叹不已。

贺友直在创作完成《新碶 老街风情录》后说:"我之所以 画新碶老街,不是出于怀旧,是 让没有见过新碶的人对过去有 所了解,使之与今天有个对比, 也使之了解一些值得了解的事 物。因为历史的东西,总是应



该记住的……一个人,对生养自 己的父母及其生长的家乡是不会 忘记的,我的身体里有父母的基 因,在艺术性格里,就必然含有家 乡提供的基因,能有今天,怎可不 感恩家乡?"

《新碶老街风情录》十幅作品 完成于2003年11月底。2004年 4月,新碶街道将其编印成册,并 进行了首发式。创作完成后贺友 直将原作无偿捐赠给北仑博物馆 (现中国港口博物馆),丰富了家 乡博物馆的馆藏品,也让没见到 过老新碶的北仑年轻一代,在画 作上了解过去的新碶风貌,让我 们更加珍惜当下取得的伟大成 果,展望着美好的明天,这正是贺 友直创作《新碶老街风情录》的初

值此著名连环画家、"新碶 头人"贺友直百年诞辰之际,以 示纪念。

贺老,家乡人民怀念您!



胡嘉翔

凌霄依树青藤长, 蓓蕾二三先向阳。 高志朝天花锦绣, 何须攀附立危墙。

舌尖上的北仑

□ 陈君燕

美食,是一个城市的灵 魂,一个城市的记忆,一个城 市的符号,一个城市的味道。 那么在北仑,又有哪些独特 的味道呢?

春天里的那口"糯唧唧"

每年清明前后,麻糍是怎 么都吃不腻的存在了。它软 而不黏、烤煎皆宜。

麻糍的制作过程十分讲

究。提前摘取顶新鲜的艾青, 用清水浸泡,多次搓洗,去苦 涩留甘香。焯水后备用。优质 的糯米也需浸泡在水中,待 胀足后淘尽沥干,上蒸桶蒸 熟,把糯米和艾草一起倒在 石臼内不停地春。春糯米不 仅是一个技术活,还是一个 体力活。需要两个人打配合, 一人用力舂麻糍,一人负责 翻麻糍,每当一人举起石杵 时,另一人就要迅速将糯米 团翻面,以保证捶打均匀。每 春一下翻一下,直至糯米成 团,艾草和糯米已经充分融 合在一起,成了青青的颜色。 在案板上撒上松花粉,将糯 米团放在松花粉上,再在糯 米团上撒松花粉,使糯米团 包裹在松花粉里,然后趁热 拿长圆的擀面杖将糯米团慢 慢推平,直到将米团推薄压 擀至1厘米厚左右,再切成正 方形即可食用。

新鲜出炉的青麻糍放进嘴 里咬一口,糯米香、艾草香、松 花香夹杂在一起,软绵绵,糯唧 唧,满口都是"春天的味道"。

夏天里的那份"甜蜜蜜"

丁家山的葡萄种植历史 悠久,品种繁多。每年6月初 开始,各种品种的葡萄就会 陆续上市。每种葡萄都有其 独特的口感。"夏黑"果肉硬 脆,味浓甜。"醉金香"果实偏 软,汁水多,带有浓郁的茉莉 香味,咬在口里不仅有果肉 香还有花香。"阳光玫瑰"果 皮为黄绿色,富有光泽感,果 肉很鲜嫩,并伴有淡淡的玫 瑰香,"金手指"则甘甜爽口, 有浓郁的冰糖味和牛奶味。

炎炎的夏日,吃几颗葡 萄,满口生津,冰镇过的葡 萄,吃完更是觉得全身舒畅。

秋天里的那丝"沙绵绵"

说起土豆,春晓三山村的 "土豆"那是响当当的存在, 特别是三山村的双狮社,基

本上每家每户都种土豆。这里 的土豆个头都不大,但是表皮 干净光滑,呈现金黄色,内心也 是偏黄的,口感非常地软糯沙

土豆的做法有很多,酱烤土 豆、盐烤土豆、炸土豆条、土豆 饼。但是笔者认为,双狮的土豆 清蒸着吃更具风味,因为水分 较少,蒸的时候会像馒头一样 裂开来,十分地香。刚出锅的土 豆趁热送进口里粉粉的、沙沙 的并有丝丝的清甜,这种清甜 弥漫在口腔里,久久不散。冷后 则是另一种口感,嚼上去是韧 粘略有弹性且甜度丝毫不减。

冬天里的那口"韧结结"

白峰虾蜡年糕有着百年传 承。虾蜡年糕传统的手工做法 和麻糍大致相似,也是在石臼 内不停地舂捣而成的。后来,有 了年糕作坊,依托机器加工,制作 就简单了。虾蜡的年糕以当年的 新稻米为主要原材料,口感柔韧 富有弹性,而且久放而不开裂。年 糕的品类非常丰富,有白年糕、海 苔年糕、桂花年糕、艾草年糕、红 糖年糕、红薯年糕、紫薯年糕、 葱年糕、玉米年糕等。

不同品类的年糕因辅料不 同、颜色不一、口味各异。年糕的 做法也很多,炒年糕、煎年糕、汤 年糕、年糕片,但最特色的做法 当属烤菜年糕和煨年糕了。

烤菜年糕,天菜或是大头 菜、青菜放入锅中,加料酒、酱 油、糖炒制煮软入味后,把切成 大块的年糕铺在菜上面,继续 闷煮到年糕变软,再把年糕和 烤菜翻炒均匀,就可出锅,热腾 腾,香喷喷、韧结结的年糕让人 回味无穷。

煨年糕,是很多70后、80后 童年时期的独家记忆,在柴火 土灶烧饭的时候把整条年糕扔 到柴灰堆里,过不了多久,藏在 柴灰堆里的年糕也煨熟了,用 火钳扒开柴灰,扑干净附在上 面的柴灰,外酥里嫩,口感软 糯,一缕一缕的香气直往鼻子 里钻。现在土灶已经很少见了, 正宗煨年糕吃不到了,有些人 就会用烤箱做,外焦里嫩,撒点 红糖,口味也是很不错的。

除了上面的这四季四味,北 仑还有很多富有特色的美味, 如大碶的竹笋、杨梅;柴桥的索 面;梅山豆腐乳、小吊瓜;郭巨 的小海鲜;白峰的司沿"小茅 台"……时代变迁,不变的是那 份记忆和独特的美味。

□ 洪 放

岁月是把杀猪刀。当我 踏着落日的余辉,再次来到 那片海,距离最后一次见到 它,已经有十多年了吧。

的确,那片海现在又真真 实实地呈现在我眼前。站在 堤岸上,那片朝思暮想的海 域,我不再是少年时的冲动 和抓狂,也不再是年轻时的 激荡和迷茫,思绪里更多的 是面对海的那份沉静。微微 的海风吹拂着我的发梢,轻 轻抚过我的脸颊。我像从唐 诗宋词里走来,衣袂飘飘,走 近这片海,走进一幕幕的往 事,走进它深沉的心事。

它不是很美,没有太平洋 的辽阔,时常浑黄的色彩,与 人们想象中清澈、碧蓝的大 海相去甚远。小时候,我一 直在思考,为什么它清澈的 时候这么少,而浑浊的时间 这么长?

海湾,在大山的怀抱中, 像一个撒娇的婴孩,依偎在 母亲的胸怀。我不明白是青 山依恋着大海,还是大海依 偎着青山,当我刚刚学会用 我的眼睛观看世界的时候, 它们已经相互依偎了几十 年,几百年?我无从知道。 我只知道,我睁开心灵深处 的那双眼睛,它们已经这样 不可分割了。

海湾外面,连接着整整一 大片海,它从哪里来,又到哪 里去? 我无法追溯它的源 头,也无从知道它的尽头。

那片海,应该也是从很远 很远的地方来的吧? 它只是 累了,看到了山的怀抱,就进 来歇一歇。没想到,这一歇 就是几百年,或许更久。我 从长辈们古老的回忆里,都 能听到它的故事,一片海,与 几代人生生息息的故事。

那片海,就在我外婆村子 的前面。早上一打开门,第 一眼看到的,就是它。小时 候,我常趴在阳台上,痴痴地望 着这片海,看着它潮涨潮落,想 要看透它的深邃,想要读懂它, 就像读懂我心爱的童话故事一 样。我期待它有一天,突然能 说话,会对我讲几百年来,它到 底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 告诉我,它的伤悲,它的快乐, 它想念它离开的地方吗? 呆在 这里,是因为无奈?还是留 恋?我时常傻傻地,这样幻想

夜里,我屡次被它沙沙的 呓语惊醒,它是在跟谁说悄悄 话呢?那么轻柔,那么深情! 通常,我就一骨碌起床,打开 门,凝望这片海。特别是夏夜, 有月光的时候,那景色,要多 美,就有多美。夜色中的大海, 褪去了浑黄,变得跟这夜色一 样凝重,深沉。月光细细地在 上面镶上闪闪的银钻,精心地 打扮着它,仿佛是去赴一场隆 重的宴会。如童话般美丽朦胧 的景色,我甚至联想到,童话里 那些可爱的人儿,也会来这里, 开始一场快乐的派对。就这 样,看着,陶醉着,幻想着,浑然 不觉,时光的流逝。

下雨天,连绵的雨丝,飘洒 在海面上,天地之间,像悬挂着 一幅细密的布帘。朦胧的山,朦 胧的海,浑然一体于如画中。在 它的心里,应该埋藏了太多炙热 的情感,或是隐忍了太多无言的 委屈?于是,在这一刹那,爆发 了。随着风力的不断升级,海, 发疯似地,狠狠地,撞向礁石, 撞向堤岸,甚至越过堤岸。

隐忍如果到了极限,就会 歇斯底里的爆发。大海,也是 这样吧?它的深处,一定有我读 不懂的忧伤,而每年的台风季 节,就是它尽情渲泄的时候。 这样想着,我就能理解它。

每当退潮,这片海域便是 孩子们的乐园。海水怜爱地在 很远的地方望着我们,这片曾 经波澜起伏的地方,裸露出一

大片的滩涂。孩子们深一脚浅 一脚地踩在松松软软的滩涂 上,来不及逃跑的小螃蟹,惊 慌失措地爬行在泥上。成了泥 人的孩子们,相互打闹,看着 对方的滑稽样,哈哈大笑。我 通常是站在上面的小路上,静 静地看着这一片喧嚣的世界。 记忆中惟一的一次体验也以惊 险告终。那天怮不过同伴们的 软硬兼施, 我小心翼翼地踩在 泥地上,突然身子一沉,两只 脚深深地陷进了滩涂里,我越 挣扎,越往下陷,最后,吓得 不敢动了。等到伙伴们七手八 脚地把我扶上岸, 我惊魂未定 地拎着两只变成黑色的白球 鞋,说什么也不愿下去了。

在这片海域边, 我生活 着,成长着。时光像流水带走 了童年,带走了纯粹的快乐。带 不走的,是关于它的记忆。在海 边的礁石上,曾经捡拾起一枚 枚海螺;心情不好的时候,拿着 一本书,坐在海边,入神地看潮 水在我的身边欢快地歌唱。不 知不觉,心情大好。

在海边, 我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捡拾贝壳和鹅卵石。深浅 不一的纹理,组合成了别致的 图案。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 的。有人曾经说过,拿起贝壳, 放到耳边, 你能听到大海的歌, 或忧郁,或欢快。但我更愿意看 着它的花纹,读它,如读一本小 说,读着大海的孤独、忧伤、 无奈和幸福。那道道纹理,都 是一段岁月,一个故事,关于 大海和贝壳的,关于大海和蓝 天的,关于大海和我们的故事

漫步在长长的堤岸,十几 年后, 我再度归来, 有些物景 已非。当我的视线一碰触到那 片海, 所有关于它的记忆, 如 此清晰地浮现。每个人的心 中,都有一片海吧,晴朗的天 与阴霾的云,还有海鸥在潇洒 地飞翔!

在海岛,眺望远方的海

三耳秀才

在海岛,眺望远方,正如, 打开一本崭新的书。

先说欢喜吧!

一个孩子出生了,一家人 高兴。怎么个高兴法? 家里 人,特别是新爸新妈,逢人就说 小宝宝出世的种种。比如,几 点出生的,几斤几两。这些人 生关键信息,新当爸爸妈妈的, 永远不会忘记吧? 当时记得, 当然没问题,可是,十年之后 呢? 二十年之后呢?

那一年,儿子出生,我当新 爸。如今,已过二十年矣。再 回首,我自问:我家孩子出生时 多重? 懵头懵脑,刹那之间,我 怔住了。好在,那年,我写过一 篇文章《baby,我等待着你的到 来…》,一查,我当时的情感状 态以及小孩的斤两,皆历历在 册。——就这样,我"知道几斤 几两了"。

不管吃不管喝,有人笑道:

文学的功效就是无用。文学有 没有实用?这一问题一直困扰 着我们。对于写作者来说,除 了一些稿费收入,就没有其它 实际用途?对于阅读者来说, 除了当时沉醉其间逍遥游,就 没有其他效用吗?

2019年10月12日,北仑作 协举办"耕耘·跟读"《光·影 致梅山》作品分享会。《光・ 影》一书的作者是郁旭峰。他 是从海岛梅山走出来的校长诗 人。分享会上,他说的一个观 点,让我大吃一惊。他的观点 是:他,小时候,在家乡,年来年 去,看来看去,都是海,无边无 际,眼界太狭窄了。

我是从大别山走出的山里 人。快到三十岁才看到了大 海。初见大海时的那份激动, 我至今仍在心里珍藏。校长诗 人郁旭峰说他小时候眼界太小 了,我想不通,很不理解,因此,

我就问他:看大海的人,眼界怎么 能说是狭窄? 你小时候的大海和 现在的大海,有什么不同?在你 心里,又是什么使得小时候的大 海和现在的大海不同的? 我俩交 流分享的结论是:文学是我们成 长的力量,文学,让我们看见了更 辽阔的大海。

原来, 奥妙就在这里呀. 是 的,是文学,让我们一直记得一条 生命当初来到这个世界时的"几 斤几两";是文学,让我们一直拥 有新生命的华章;是文学,让我们 看见了更辽阔的大海!

站在海岛,眺望远方的海,正 如,打开一本崭新的书。打开一 本崭新的书,正如,站在海岛之 上,向远方大海,凝神眺望……

在宁波,在东海岸,有一座四 面都是海的海岛,这座海岛,就是 我们梅山。站在海岛,面朝大海, 是你,是我,在眺望,也是,一个时 代、一个新时代在眺望……

本刊编辑部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恒山路596号

电子信箱: 254857976@gg.com

邮编: 315800